

增

性

傷

國

類

證

信

人

書

增注類證活人書序

傷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爲法又況邪說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厚因果厯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欲讀之又不曉其義況又有好用涼藥者如附子硫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黃圓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使雖盛暑勸人灸燂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

罪福偏見曲說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溫當將理以涼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爲陰氣在內反抑以熱藥而成瘧痢脫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息以溫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世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涼藥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本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夭橫也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熱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陰

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安常皆惓惓於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誚且駭也僕因閒居作爲此書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天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小補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者不以爲鄙然後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大觀元年正月日前進士朱肱序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

與方分爲數卷倉卒難檢耳及至濰陽又見王先
生活人書京師京都湖南福建兩瀾凡五處印行
惜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爲叅詳改
一百餘處命工於杭州太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
庶幾緩急易以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
聚落悉爲改證使人讀誦廣說流布不爲俗醫妄
投藥餌其爲功德獲福無量政和八年季夏朔朝
奉卽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證

增注類證活人書序

武夷張 歲

余頃在三茅見無求子傷寒百問披而讀之不知無
求子何人也愛其書想其人非居幽而志廣形愁而
思遠者不能作也惠民憂國不見施設游戲藝文以
閱歲月者之所作乎迺世匿跡抗心絕慮灌園荒丘
賣藥都市者之所作乎顛倒五行推移八卦積功累
行以就丹竈者之所作乎不然則窮理博物觸類多
能東方朔者耶浩歌散髮採掇方技皇甫謐者耶周
流人間衛生救物封君達者耶前非古人後無作者

則所謂無求子者余不得而知也三茅三年挾冊抵掌未嘗停手所藉以全活者不知其幾人也惜其論證多而說脉少治男子詳而婦人略銖兩訛舛升劑不明標目混淆語言不通俗往往閭閻有不能曉者此余之所以夙夕歉然者也今秋遊武林邂逅致政朱奉議泛家入境相遇於西湖之叢林因論方士奉議公乃稱賈誼云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故嚴君平隱於卜韓伯休隱於醫然卜占吉凶醫有因果不精於醫寧隱於卜班固所謂有病不治得中醫蓋慎之也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

稚川作肘後孫真人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元晏先生作甲乙率著方書其論傷寒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陀指張長沙傷寒論爲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頃因投間設爲對問補苴綴緝僅成卷軸因出以相示然後知昔之所見百問乃奉議公所作也因乞其繕本校其詳略而傷寒百問十得五六前日之所謂歉然者悉完且備書作於己巳成於戊子增爲二十卷釐爲七冊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得此書者雖在崎嶇僻陋之邦道途倉卒之際

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如執左契易如反掌
遂使天下傷寒無橫夭之人其爲饒益不可思議昔
樞密使高若訥作傷寒纂類翰林學士沈括作別次
傷寒直秘閣胡勉作傷寒類例殿中丞孫兆作傷寒
脉訣蘄水道人龐安常作傷寒卒病論雖互相發明
難於檢閱比之此書天地遼落張長沙南陽人也其
言雖詳其法難知奉議公祖述其說神而明之以遺
惠天下後世余因揭其名爲南陽活人書云大觀五
年正月日敘

竊以神農嘗藥伊尹論方證順陰陽雖克求於民瘼
時無疫癘蓋有賴於神休瞻彼旻穹哀此黎庶伏念
臣浪遊東土空閱流光篋聞經國之謀端議濟人之
術冥冥長夜憐橫死之無辜斷斷窮年矧餘生之多
病自朝及夕考古驗今首尾幾二十一年前後僅九
萬餘字焦心皓首編筆青編原其微功實自潛祐屬
成書之將

上爰奏牘以先

天恭卽

蘭場肆陳

醺席冀

九清之降鑒祈萬宇於康寧仰獲

證明庶傳永久臣無任懇禱之至

進表

臣聞鍾山非矯幽人躡屩於深林衡岳雖遙志士獻書於北闕蓋行藏之有數非狂狷所能知中謝伏念臣出自蔀屋之微嘗奉

大廷之對昔爲冗吏今作閒人乃因三餘著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述長沙經絡之文詮次無差搜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亘古及今實未曾有

載在簡冊圖之丹青思欲膠口而不傳大懼利已而
無益恐先朝露虛棄寸陰學古入官旣無裨於

國論博施濟眾庶或廣於

仁風伏惟

皇帝陛下經緯之文出自

天縱紀綱之治成於

日躋彊宇開拓於版圖弦歌洋溢乎天下棲神內景

屬意生民

收拾人材凡片善寸長皆有所用

勤卹民隱雖沈痾垂老各安其居玉燭亘天以流離

朱草填廷而委積

湛恩滂沛

溫詔下甯致茲丘園一介之愚亦效涓埃萬分之助
藏明大道敷奏彌文楊雄所懷以旣章蔡澤沒齒而
無憾重惟道途脩阻巾笈護持未免客嘲焉令鬼泣
顧因果之有在茲俯仰而不慙儻合

宸衷自讐與議特羈縻於丹竈徒景仰乎公車謹遣
男遺直齋臣所撰書一函八冊共二十卷躬詣

檢院投進以

聞委有觀采伏乞

宣付國子監印造頒行如臣學植淺陋違戾於經卽
乞委官叅詳然後布之天下以福羣生臣無任千

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政和元年正月一日奉議郎致仕
臣朱肱謹上

謝啟

命出千中恩歸有自藝成而下唯濟世可以無嫌祿在其中苟爲貧有何不可如肱者瞿聃遮眼醫卜藏身十載投閒憐桑麻之已長一朝就列媿松菊以難存方將穿墨池以灌園安丹竈而息火掃除伎倆淘汰因緣不虞湯液之言偶合春秋之法道俗交慶魚鳥亦驚龍光祇荷於殊恩陶冶實資於大化此蓋伏遇太師相公無心造物有意爲民以人物升沈爲深憂以世諦俯仰爲可媿苟有一得不問其他致茲流落之餘亦在使令之數敢不激昂晚節箠策下愚稽

首傾心豈特平日之師仰斷臂抉目蓋將投老以依

歸以世情所迫為河東故有一掛不問其外姪茲

出太師公無心豈必意為另以人傳其德為

息亦驚讀大願荷付叔恩國出實資付大并此蓋

亦因緣不測焉斯之言固合春秋之旨蓋谷交與

符式報奉墨所以新園定其意而息大計利外兩

良十遠野間劉桑和之曰具一師遠民賊林漢以

在其中皆為貧民何不可收此皆聖祖聖訓習小

命出于中恩歸自蔭祖而不此寄世可以無報

馬